



本草当归

□ 孙立本

一座唤作地古录的村庄，沟壑纵横，色彩峥嵘，有着山川绵延的轮廓；一栋青瓦木楼，从我记事之时它就耸立在那里，像一座画在黄土地深处的古堡；一根拴在梨树下秋千上的老麻绳，我的童年荡在上面，在一次次落日转移的光亮中随风摆动……高原上的岷州，映照于时光之镜中。本草当归，即生长于斯。

当归育苗要在夏天。六月初始，舅舅们放下手中的木匠活，搬了木梯将旧年悬挂在房檐下、已经风干的当归籽轻轻取下，堆放在麻布帐篷上，一束一束脱籽，那些褐色的果翅，仿佛张开了翅膀，欢喜、欲动。第二天在前湾的向阳山地旋耕整地，顺坡作畦，用耙子将粗糙的地皮浅挖一遍，再用铁耙整平畦面后，用木耙将苗床逐步刮平。然后将处理好的种子一边播种，一边覆上铁筛子筛过的畦面，播种过程中舅舅们一丝不苟，生怕一不留神，那些像灯笼草一样微小的秧籽，会被风吹走。播种结束后，在土壤上覆盖一层厚厚的麦草，前湾的山地土层深厚、肥沃、疏松，适宜栽培当归。倘若气温适宜，秧籽不久便会嗖嗖地冒出新芽，秋天一定能育出好苗。

三次除草至十月，时间已经过去了百多天，该是起苗的时候了。阴天或多云日，揭去覆草时，那些当初金黄的麦草，多已发霉或腐烂，它们替发芽的苗子背负了自然的日晒雨淋。舅舅们把挖出的种苗逐一扎把，苗间加入湿土，整齐地装进袋子里运回来，按照头朝外、尾朝内晾苗堆藏，准备来年春天移栽。

一场飞雪，让山大沟深的地古录村银装素裹，万物闲寂，人们的心也在这闲寂中变得沉静，于是，架起红铜的火盆，炭火燃得无比灼热，罐罐茶早已煮得沸腾，黑面或青稞锅贴烤在火盆上，黄一层剥一层，就着罐罐茶吃，别有一番回味无穷的香味。

千里冰封的冬天随着春节的结束而过去，天，越来越和煦起来。三月过半的时节，外公便对舅舅们说，栽当归的时节到了。

地窖间，舅舅们做着当归苗移栽前最后的挑选及土方配制。起垄覆膜，浸苗，一手用窄铁铲在膜面开穴，另一手将准备好的当归苗垂直放入穴内，用苗穴周围土固定当归苗，并将膜穴手工向

左右扩大，使当归苗位于膜孔中间、苗头与膜面保持高度一致，苗尾舒展。栽苗的活计，大舅栽得最好。

舅舅们在烈日下劳作，舞勺之年的我帮外婆在灶房做饭，一边烧火把木柴填入炉膛，一边抽拉呼呼作响的风箱，外婆有时候会炒一些从大水沟的树林中捡来的野蘑菇给我解馋，香味钻出贴着窗花的木窗户，弥漫到天空中，和那些神奇的云朵汇合。

我提着水壶和青稞面锅贴，乐颠颠地跟在外婆后面去地里送饭。当瓦罐中漂着葱花的洋芋白菜面盛到舅舅们手中，几颗汗珠子已迫不及待地滴进去，他们吃得狼吞虎咽，津津有味。

补苗和追肥的事一般由外公和外婆完成，他们在垄沟间逐一检查，将腐烂或者不能正常出苗的苗子一棵一棵拔掉，进行补苗。到了七月，吃过早饭，外公和外婆就一起去地里，看看种的当归有没有抽蔓。

霜降后，到了采挖当归的日子，舅舅们又一次集体出动，割去当归的茎叶，那些枯萎茎叶的下面，深藏着当归不朽的风骨。清除地膜，深挖时他们都小心翼翼，尽量不挖伤根系。

挖下的当归装在架子上，经过颠簸的土路拉回家，丰饶的坡地已是一片空旷，鸟雀盘旋，却不敢落下来。出土的当归们悄无声息地挤在檐下，间隔数日，等表皮出现皱纹蔫下来，使用柔韧细长的柳条儿扎把后，整齐地码放在木楼的顶棚上，接受生活的烟熏火燎。

做完这一切，又是冬去春来，当归到了出手的时候。收购者不断上门，谁出价高一些，就卖了。

有一年回乡，和大舅盘腿坐在木楼的土炕上，灯下小酌，粗通中医的他说起当归如数家珍，当归古名草头归、乾归、夷灵芝。性味甘、辛、温，入心、肝、脾经。辛甘温润，以甘温和血，辛温散寒，为血中气药。在中药配方中有“十药九归”之传。

我随声附和，告诉大舅，岷县早在2001年就被命名为“中国当归之乡”。

与大舅碰杯，他一饮而尽，继而感叹道：“我半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沉浸于自己所喜欢的生活中，这些年风雨雨，因为当归的眷顾生活逐渐步入殷实。”

熄灯躺下，久久难以入睡。心里不由想到栽种当归的舅舅们，一年年播种、收获，当归周而复始，而他们也在一年的辛苦劳作中老去。

不光舅舅们，每一个侍弄当归的农人都是当归的一部分，到下一个百草萌动的春天来临，新茬的当归绽出银子一样的白花，开得耀眼，素花催伞开，药香当归来。金灿灿的阳光下，它们风姿绰约地站在田间地头，热烈地讨论着古老村庄的变迁。

玫瑰时光

□ 费晓莉



苦水是个地名。

苦水不苦。

苦水养着成片的红玫瑰。你要有机会和苦水人聊天，聊着聊着，多半会聊到玫瑰。在苦水聊玫瑰，让我想到陶渊明种菊的南山，苏轼植梅的东坡，李白吟过的月光。

古人用“玫瑰”这个词指红色的美玉，而玫瑰这两个字发音的时候，得嘴角含笑，叫出来后，人还在微微含笑。

而这美好的红玫瑰就在苦水的山水间摇曳着……

五月，我站在苦水的一列田埂上，身边是玫瑰，远处是玫瑰，更远处依然是玫瑰。有的玫瑰正在开，有的刚把花瓣从苞衣里挤出来一点，我觉得用手扯一下，就能把那一抹红“噗啦”一下拉出来。

有资料显示，目前苦水玫瑰种植面积突破10万亩。

二

花农在早上五点到七点采摘露水玫瑰。他们说露水玫瑰花，油最多，最肥。

不过，露水玫瑰最难摘，既要保证花被完整地摘下来，花瓣不散落，又不碰坏近邻的玫瑰。

它能入酒、入醋、入面点……也能入心胸、入性情、入情怀。

它能变成精油、纯露、香水、香皂等，漂洋过海，去往世界的很多地方。

在苦水的五月，男女老少都在摘玫瑰。

我觉得要是有人边摘花边唱一支花儿，“三月的清明刚立夏，刺玫花把人的手扎”与这个景致也是极为契合的。

花农说一个手快的女子一个早上就可以摘十公斤玫瑰。

我坐在田埂上，看花农摘花，拣花，晾花，感觉他们的生活很有滋味。我坐在花田间看他们摘花、拣花、晾花，感觉自己也十分惬意。

苦水的花农还变着花样种玫瑰，和大豆种在一起，和苹果种在一起。

按照花农的说法，种玫瑰的土里有很多“氮”，恰好大豆很喜欢“氮”。我其实并不知道“氮”到底是什么，究竟有多好，但花农说这样好，那一定就是好的。

为什么和苹果和梨种到一起？花农没有说，但我想一定有很牢靠的原因。

在苦水有序的光阴里，万物相

三

中午了，人们回家了，玫瑰在田里舒朗着，我左看看，右看看。

我要是有几棵玫瑰树，也像苦水人一样精心侍弄，并在五月里摘下玫瑰来，想泡着喝着喝着，想躺着吃着吃着。

我还会变着花样吃玫瑰，玫瑰醋、玫瑰饼、玫瑰茶……

我把玫瑰花瓣晒干，装到枕头里，做一个玫瑰枕。

也许等到冬天，我可以“偷偷”移几株。那时节，玫瑰和花田都睡着了，把它移到别处，它应该会不知道的。惊蛰一过，它睁开眼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稀里糊涂开始长。

当然，夏天的玫瑰是一直醒着，谁也别想打它的主意。

空气中依旧氤氲着玫瑰的甜香，此刻，我若提笔给远方写一封信，花香会浸润我的内心和信笺，写出的字里一定摇曳着玫瑰的纤巧和细致。当然，我也可以一个字都不写，就摘一朵玫瑰花，夹到信笺里寄出去。

肃北之南

□ 马迎途

鱼儿期在浅底。鹰飞高空
雪豹独立山巅，岩羊穿行峭壁
人迹罕至的辽阔草原，野驴
自由自在地觅食，盘羊小心翼翼
绝世的境地，也是绝世的净地
望见雪山下，泉眼潺潺
黑白琴键，音符自由弹奏
草尖上未开的花蕾是露珠
蹄窝窝里藏着星星，盛开
日的光芒，月的弯钩
雪鸡的酒杯，唱了一天
马头琴长调，拉了一夜
马奶子酒，喝了几十碗
马头琴醉倒在毡房

秋夜

□ 毛韶子

这样的夜，月光清澈
秋风吹过的湾儿村
在一户又一户
台阶上金黄的玉米棒里飞出丰饶
邻村婉转的灯影戏唱腔
拂过石榴微红，柿叶墨绿
沿着瓦房的滴水檐
激荡成声声赞美诗时
夜色的巨大安静
绽放出欢乐和甜蜜的清凉
一朵
又一朵

金黄色的味道

□ 肖进雄

在青岚山
所邂逅的第一朵山花
是山坡上纯黄的柴胡
日和山风刚刚经过
那是盛开的九月
关于青岚山
母亲说是一座庄寨
母亲说是一个奶壶
要我说，是装满柴胡的香袋
半山腰拉长的日子
让金黄色的味道
在调色板上反复呈现
九月的驻足
以及，盛在家家户户碗里的
每一株柴胡呼出的气息
如盐粒粒结晶
所有月光都是
青岚山永不褪色的乡愁



家乡的苹果红了

〔水彩画〕

贺含靖 作

关山秋色

□ 张胜荣

深秋的关山，信马由缰的风在树梢上游荡几个来回，掠过山岗、峡谷和溪流，搅起丝丝缕缕的寒气，千千万万的寒气升腾起来，浸染着关山茫茫林海，于是林海被染得五彩斑斓，美不胜收。

关山林木品类繁多，叫上名儿的，叫不出名儿的，莽莽苍苍绵延几百里。这些林木高高低低、疏疏密密，或遒劲弯曲，或高大挺秀，或旁逸斜出，率性自然地生长在关山里。漫山遍野的林木以松树为主，是独属于深秋的历经沧桑的深绿色。悄然转黄的落叶松最是耐不住秋风的吹刮，松针率先纷纷凋零，有种萧瑟与苍凉之感。间杂在松林中，有各种萧瑟与苍凉之感。间杂在松林中，有各种萧瑟与苍凉之感。间杂在松林中，有各种萧瑟与苍凉之感。

我们拍关山秋色，选择了关山脚下石桥村口一座寂寂无闻的小山。这座山并不高，山上有农田也有林地。山道上满是牛羊蹄印，羊粪随处可见，猛一看误以为是地皮菜。农田里的秋庄稼快要收完了，偶尔有一两块地里

的洋芋还没收，干枯的洋芋蔓横七竖八地贴在地面。为了尽快爬上山顶，我们踏上一条羊肠小道，约莫走了十来分钟后，树木多起来，山势陡峭起来，众人循着依稀可辨的小径继续攀向山顶。

林间杂草横生，冰草枯黄，一尺盈长，顺山势倒伏于山坡上；蕨类植物一丛一丛随处可见，羽状复叶已变作了黄绿色；三三两两的野菊花举着黄灿灿的花瓣，挨挨挤挤，窃窃私语；其他叫不上名字的野草或绿或黄或枯，低垂着头匍匐于泥土之上。偶尔有三五朵蘑菇躲在枯叶杂草中，伞柄短小，灰白的伞面微翘，如果不仔细辨认很难发现。狗尿苔随处可见，大点儿的伞盖有拳头大小，色泽暗黄。有老树桩上长着灵芝一样的菌类，个儿较大，周围环绕着一圈黄褐色的蘑菇云。山林里除了各种植物和菌类，还时不时传来各种鸟鸣声，时远时近，时而婉转，时而急促，鸟儿们躲在枝叶间，只闻其声不见其影。

愈近山巅树木愈稀少，大片的灌木杂草裸露在阳光下。待攀上山顶，阵阵山风拂面，群山肃立。此时的关山风情万种，分外妖娆。北望后山，层

峦叠嶂，天际间群山连绵，如波如浪如浓淡相宜的水墨画，浩渺苍茫。近处有一村落落在群山的臂弯里，树木掩映中屋舍俨然，恍若一处世外桃源。回首遥望对面的山峦，沟壑纵横，色彩斑斓，赤橙黄绿的颜料被谁尽情泼洒在巨大的画布上，一树树，一条条，一片片，一块块，一层层，色彩杂而不乱，彼此交融，彼此渗透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和谐之美。

山下石桥村是乡村旅游示范村，美丽的村落勾起人们的悠悠乡愁。庄华公路和天平高速一高一低，像两条平行线穿村而过。从石桥村东行一公里，是旅游胜地云崖寺景区，过了云崖寺直通亭亭；西行十来公里是庄浪县城。

石桥村古称番须口、张棉驿，是古丝绸之路关隘道上的重要驿站。望着山下村落，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手持旌节的汉使迢迢而来；又似乎看见数以万计的大军奔驰在古道；忽而又是一拨拨匠人涌进云崖寺，在悬崖上开凿石窟；继而络绎不绝的商旅驼队逗留在关山盐场子……

在山巅拍摄逗留，粗犷的山风吹着，心情格外舒畅。

造访砂嘴口

□ 王振武

祁连山下民乐县扁都口外炒面庄，其西南两公里处有一个名叫砂嘴口的出山口。这里一坝截清流，两山夹明镜，平时有两名工作人员在这里常年驻扎，观察水情，开闸放水，维护堤坝及围栏设施。

七月的砂嘴口，气候凉爽宜人，山水之景，如油菜花海般秀丽迷人。我们一行人造访时，凉风舒适，时不时飘洒几点零星的雨滴，赏花观景无比惬意。漫步大坝向西南方向远瞻，犬牙交错的高山，延伸到了浩渺的天际云端，云雾蒸腾。数峰对峙的隙隙间，叮咚流淌着一道时隐时现的清流。低头俯视水帘，犹如一面菱花宝镜，波光闪闪，光滑清澈。南山坡上三五片墨绿的云杉林，开着灿烂野花的低矮灌木，静默地倒映在水中，将库水晕染得通体碧透。天光云影在寂静的“镜面”上徘徊流连，山鸟飞翔划过天空的美丽弧线在“镜面”上清晰可辨。转身向大坝底下观望，视野陡然开阔遥远。淙淙流淌的河水一路欢歌，将良田沃野滋润得流光溢彩。远处金波涌动的油菜花海，炊烟袅袅的乡村农舍，车轮滚滚的国道，茫茫苍苍的天际云海，尽收眼底。

沿着大坝向南前行，山间平缓的草坪便道向前延伸，茂密的花草灌木触手可及。山柳儿吐翠，金露梅绽放，洁白的银露梅踮脚枝头，夏枯草、匙叶南庭芥、秦葵、蒲公英、大蓟等中草药的花朵五颜六色，妖艳别致。蹲下身子仔细瞅一瞅，贴近

花朵认真嗅一嗅，清清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。在柔软厚实的草甸上坐一坐或躺一躺，高兴时再肆意地打几个滚。据当地人介绍，今年雨水丰沛，植被长势旺盛，野生的兔子和马鹿，时不时会从树木草丛里慌慌张张地跳跃飞奔而过，一窝接一窝的旱獭守候在洞门前嬉戏打闹，胆子大得都不怕人了。

眼中应接不暇的是青山隐隐，绿水悠悠。耳际飘荡的是清脆的鸟鸣声，淙淙的流水声，微微的风声。同行者欢呼雀跃地念叨着，闲暇时节来这里，天晴时转山转水，阴雨时读读书、写写诗词歌赋，不啻是一种恬静舒适的浪漫享受。